

米格尔街

Miguel Street

[英] V.S.奈保尔 著 王志勇 译

V.S.Naipaul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CLASSIC IMPRESSION

经典印象

V.S.Naipaul

米格尔街

Miguel Street

[英]V.S.奈保尔 著 王志勇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米格尔街/[英]奈保尔(Naipaul, V. S.)著;王志勇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(经典印象译丛)
ISBN 978-7-5339-2873-5

I. 米... II. ①奈... ②王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2886 号

原书名: Miguel Street

作者: V. S. Naipaul

Copyright © V. S. Naipaul, 1959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
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02-118 号

米格尔街

作者: [英] V. S. 奈保尔

译者: 王志勇

策划统筹: 曹洁

责任编辑: 曹洁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印刷: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30 千字

印张: 6.875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2873-5

定价: 24.00 元 (精)

目录

- 博加特 / 001
叫不出名堂的事 / 009
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 / 018
择业 / 028
曼门 / 038
布莱克·沃兹沃斯 / 047
懦夫 / 058
焰火师 / 071
注册会计泰特斯·霍伊特 / 085
母亲的天性 / 100
蓝色卡车 / 111
爱，爱，爱，孤独 / 123
机械天才 / 140
慎重 / 158
直到大兵来临 / 173
海特 / 193
告别米格尔街 / 208

译后记 / 216

博加特

每天早上，海特起床后，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，朝对面喊道：“有什么新鲜事吗，博加特？”

博加特在床上翻个身，用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，轻声咕哝着：“有什么新鲜事吗，海特？”

人们叫他“博加特”是有什么原因的，可我总觉得这是海特送给他的雅号。记得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上映的那一年，博加特的名字风靡了整个西班牙港，硬汉子博加特的形象，成为成千上万年轻人崇拜的偶像。

在他被称作“博加特”之前，人们叫他“扑克算命先生”，因为他一天到晚总是在玩这种把戏，尽管他一点也不喜欢玩扑克。

无论什么时间你到“博加特”那间小屋子里去，总会看到他坐在床上，面前的小桌子上排列着七行扑克牌。

“有什么新鲜事吗，伙计？”他只轻轻地问这么一句，便一声不吭地呆上十几分钟。使你感到几乎无法和“博加特”搭

上话。他看上去是那么愚昧和傲慢；一双睡意蒙眬的眼睛，脸庞臃肿，头发漆黑，肌肉丰满的胳膊，但他倒也算不上古怪滑稽。不管干什么事，他老是像睡不醒似的，无精打采，就连舔拇指分发扑克牌时也是那么一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样子。

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乏味的。

他装出一副靠做裁缝维持生计的样子，甚至还出钱让我给他写了一副招牌。

缝纫，裁剪

制作成衣

技术高超，款式新颖，价钱公道

他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的、白的、褐色的粉饼。我简直想象不出他到底能干些什么，我也从不曾记得他做成过一件衣服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倒有点像隔壁的波普，那个从没做出过一件家具，却整天在画呀、凿呀、捣鼓那被他称作榫眼的木匠。每当我问他，“波普先生，你在干什么呀？”他总是回答道：“嘿，孩子，问得好，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来的事。”就连这类事情，博加特也从没干过。

那时我还是个毛孩子，从没想过“博加特”是怎么搞来的钱，我觉得凡是大人总会有钱的。波普有个干杂活的老婆，后来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。我简直想不出“博加特”会有母亲

或是父亲，也从没见一个女人到他小房子里去。那间被他称为是下人住的厢房，却没有一个侍候正房里主人的下人住过，说是下人住的厢房，也只不过从建筑的角度这么叫而已。

“博加特”为人交往的方式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。他一度是这条街上最有名气的人物，有许多朋友。我常常看到他蹲在路旁和街上的大人们呆在一起，当海特、爱德华或埃多斯高谈阔论时，“博加特”总是低着头闷声不响地，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图。他从不笑出声来，也从没讲过什么故事，可凡是遇到什么喜庆日或其他重大时刻，大伙总要说，可不能少了“博加特”，那家伙精明得像魔鬼。我猜，他一定是用某种方式，使他们感到满意和快慰。

正如我说的那样，每天早上，海特大声喊叫道：“有什么新鲜事吗，博加特？”

随后，他便等着听“博加特”咕哝出那句含糊不清的答话，“有什么新鲜事吗，海特？”

然而一天早上，海特喊罢却没有听到惯常的答话。

“博加特”突然不见了，连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。

街上的男人们整整沉闷了两天，他们聚集到“博加特”那间小屋里，海特拾起博加特桌上的扑克牌，有两三张牌从他手里滑落下来。

海特说：“你们说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？”

然而，没人能知道这事儿，博加特平时很少对他们吐露什

么。

第二天早上，海特起来点燃一支烟，往后阳台栏杆上一靠，刚要张嘴喊，忽而想了起来。这天早上他给奶牛挤奶的时间比以往都早，母牛对此举持不合作态度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又是一个月，“博加特”还是没有回来。

海特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把“博加特”的房间改作俱乐部了。他们在那儿打牌，唱歌，喝酒，抽烟，有时还领个把女人到这房子里来。那时海特因为参与赌博和组织斗鸡而受到警察的纠缠，后来他花了不少钱行贿才得以脱身。

一切都像“博加特”从没到过米格尔街似的，尽管“博加特”在这条街上住了差不多四年左右的样子。他来的那天手里拎一只手提箱，对蹲在门外叼着烟卷读晚报上板球赛消息的海特说，他想找一间房子。那时他也没多说些什么，海特说他只问了一句话，“你知道哪儿有空房间吗？”海特领他来到隔壁院子里，那里有间每月房租是八块钱带家具的厢房，他二话没说就住了下来，随即便摸出一副纸牌，开始玩扑克算命的把戏。

这事给海特留下极深的印象。

后来他就一直独来独往地这么生活着，从而赢得了“扑克算命先生”的雅号。

当海特和其他人把博加特忘掉，或者说是快要忘掉的时候，他回来了。一天早上大约七点钟的时候，他回来了，并发

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睡在他的床上。那女人尖叫着跳起，埃多斯并不太惊慌，十分尴尬地跟着起来。

博加特说：“出去，我累了，要睡觉。”

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看见过去的老伙计们把小房间挤得满满的。埃多斯为了掩盖自己的狼狈相，大声说笑着，海特带来了一瓶酒。

海特说：“有什么新鲜事吗？博加特？”

他怔了一下，猛然明白了这一提示，喜形于色地应道：“有什么新鲜事吗，海特？”

海特打开朗姆酒，大声吆喝博伊去买瓶苏打水来。

博加特问：“奶牛怎么样，海特？”

“它们还好。”

“博伊呢？”

“他也挺好，刚才你没听我喊他了吗。”

“埃罗尔呢？”

“他也没事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博加特？你还好吗？”

博加特点点头，不一会儿，他们就把那瓶酒喝了个底朝天。

“别担心，”博加特说，“我再去买一瓶。”

人们从没见过博加特喝这么多酒，也从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，大伙都很吃惊，没人敢问博加特去过什么地方。

博加特说：“你们这帮小子可一直没让我这间房空闲过

啊。”

“不过没有你在，可就大不一样喽。”海特说。

大伙仍感到有些不安，博加特是难得开口说话的，现在他讲话时嘴有点歪扭，还略带点美国腔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博加特拿腔拿调地说，活像一个在做戏的戏子。

海特吃不准博加特是不是喝多了。

要知道从外表看上去，海特很像电影明星雷克斯·哈里森，而且他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并极力去模仿。他把头发向外梳，眯紧眼睛，看上去是挺像哈里森的。

“好啦，博加特，”海特说话的神态，简直就是活脱脱的雷克斯·哈里森，“赶快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！”

博加特露出牙齿，歪扭着嘴唇玩世不恭地笑起来。

“当然，听我说，”他说着站起来，两个拇指插在裤兜里，“当然，我会告诉你们这一切的。”

他点起一支烟，向后一靠，烟徐徐飘进眼睛，他眯缝起眼，谈起他的事。

他在一条船上找了个活，漂泊到英属圭亚那，被人抛弃在那儿，所以只好到内地去。后来他在鲁普努尼草原放牧，还运些走私物品（他没说是走私什么东西）到巴西去，然后再从巴西搞些女孩子弄到乔治城去。正当他经营着城里最大的一家妓院时，拿了他贿赂的黑心警察却把他抓了起来。

“那可真是个好地方，”他说，“没有叫花子。都是些法官、医生和市政要员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埃多斯问，“进了监狱？”

“你吃错药了吗？”海特说，“监狱！咱们这种人怎么会进监狱的！你怎么蠢得像头驴。干吗不让他把话讲完？”

然而博加特却已受到了伤害，他再也不说了。

从那时起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博加特变成了电影的“博加特”，海特也成了哈里森。清早惯常的对答换上这些话：

“博加特！”

“闭嘴，海特！”

博加特如今成了街上最令人胆颤的人，甚至连大脚都承认害怕他。博加特拼命地酗酒，骂街，赌博，用肮脏粗野的语言咒骂街上路过的姑娘。他买了顶帽子，紧扣在眼皮上。平时没事，他就靠着院子外高高的水泥栏杆，站在那儿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一只脚蹬在墙上，嘴上总是叼着一支烟卷。

不久他又失踪了。那天，他和那一伙儿在他房里打扑克时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去趟茅房。”

从此，他们又有四个月没见到他。

当他再回来时，比以前显得黑胖了些，也更加蛮横粗野，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。兴许为了使自己的模仿更加逼

真，他开始向孩子们中间扩张。他把街上的孩子都喊来，给他们一点钱去买口香糖和巧克力，他非常喜欢抚摸孩子们的头，给他们一些善意的忠告。

第三次他离开又回来后，在自己的房子里为所有的孩子（他称小家伙）举行了一次大聚会。他买来整箱整箱的矿泉水、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，还有许多饼干。

后来，住在米格尔街四十五号的警官查尔斯，把博加特抓走了。

“不许乱动，博加特！”查尔斯警官说。

博加特不知怎么回事，愣住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，伙计？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啊。”

查尔斯警官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。

这事曾在媒体引起了不太大的轰动，报道只说起诉的罪名是重婚罪。最终还是海特披露出其中的内幕，而报纸上却只字未提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一天晚上，海特站在路旁的人行道上，说：“他把他的第一个老婆丢在图南蒲纳来到西班牙港，他们没有孩子。他呆在这儿感到沮丧，便走了，在卡罗尼找到一个姑娘，给她留下一个孩子。他们在卡罗尼可不是逢场作戏，是动真格的，博加特和那姑娘结婚了。”

“可他为什么又抛弃了她？”埃多斯问。

“为了做个汉子，和咱哥们儿在一起。”

叫不出名堂的事

自命为木匠的波普仅完成过一项工程，就是在他家后院芒果树下搭起一个小工棚，其实就连这件事也没完全干完，他懒得用钉子把做顶棚的马口铁皮钉牢，只用一些大石块压在上面。每当刮大风，棚顶就会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呼声，仿佛随时都有被风刮跑的可能。

尽管如此，波普也没闲着。他整天忙忙碌碌地敲打着，锯呀，画呀。我乐意看他干活，喜欢那从柏木、雪松刨花里发出的气味，愿意看到波普那沾满锯末刨花的鬃曲的头发。

“你在做什么呀，波普先生？”我问。

波普便会说：“嘿，孩子！这个问题提得好，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事。”

我喜欢波普的这种回答，使我感到他像一个诗人。

一天，我对波普说：“让我也做点什么吧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呢？”他问。

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出要做点什么。

“瞧，”波普说，“你也在想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东西了吧。”

最后，我终于决定做一个盛鸡蛋的托盘。

“你做这玩意给谁？”波普问。

“我妈。”

他笑起来，“你想她会用吗？”

我妈挺喜欢那鸡蛋托盘，用了约摸有一个星期的光景，后来她像是完全把它忘了，又像以前一样开始把鸡蛋盛在碗里，或是干脆放到菜板上。

我给博加特写了那块裁缝的招牌之后，波普也让我给他弄一块。

他从耳后取下那截红铅笔，寻思着该写什么词合适。起初，他打算自称是个建筑师，可他又吃不准字母拼写是不是正确，我劝他另换个词，后来写出来这样一块招牌：

建筑承包商

木匠

家具木工

我作为题字人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波普喜欢站在这块招牌前面，但一些不知底细的人来定活儿时，他却显得惊慌失措。

“什么木匠？”波普会说，“他早搬走啦。”

我觉得波普比博加特随和多了。博加特很少和我说话，而波普很健谈，他会谈一些挺严肃的事，诸如人生、死亡和工作之类的事，我觉得他也挺愿意和我说话。

然而，波普在街上没什么名气，人们并不认为他神经有毛病或是傻，海特常说：“波普太狂啦，知道吗。”

其实这种说法并没什么道理。波普有个习惯，每天早晨他端着一杯朗姆酒在路旁站着，却一口也不喝，当他看到任何一个熟人露面时，便用中指在酒杯里蘸一下，舔舔手指，而后再向那人打招呼。

“咱们也买得起朗姆酒，”海特常说，“可不会像波普那么显摆。”

我自己却从来没这么想过，一天我去问波普这事。

波普说：“孩子，早上太阳升起来，天却仍然挺冷，你很快就会长大了，那时你就会知道，你出门后站在阳光下喝着朗姆酒是件多么美的事了。”

波普从来没挣过一分钱，他的老婆倒是在外面做工，他们没有孩子，所以这也不算什么难事。波普说：“只有娘们儿才愿意去干活，男人根本不必干活。”

海特常说：“波普那个娘娘腔，根本算不上个男人。”

波普的老婆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大户人家当厨娘。过去她每天下午总在等着我，把我领进大厨房里，给我许多好的东

西。我吃东西时，她老爱坐在对面看着我吃，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事，瞧她那副样子，好像我是专门吃给她看似的。她让我叫她姨妈。

她把我介绍给那个大户人家的花匠，他褐色的皮肤，长得挺好看，很爱那些花。我喜欢他照料的那个花园，花床总是那么乌黑湿润，绿油油的青草被剪得十分整齐。有时，他让我给花床浇水，他常常把修剪下来的青草装在一个小包里，让我带回家交给妈妈，对母鸡来说青草可是好东西。

一天，我没碰见波普的老婆，她没来等我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也没看见往常站在路旁用手指蘸酒喝的波普。

那天晚上，我还是没有见到波普的老婆。

我在波普的工棚里找到了他，他坐在一块木板上，绞动着沾满木屑的手指。

波普说：“你姨妈走了，孩子。”

“去哪儿啦，波普先生？”

“嘿，孩子，这的确是个问题。”说着他站了起来。

波普忽而发现自己一下成了街上的知名人士，消息很快在街上传开了。

一天，埃多斯说：“我真想知道波普会成什么样子，但愿他再也不会再有朗姆酒喝了。”海特呼地跳起来，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。后来，人们开始汇聚到波普的工棚里，他们谈论起板

球赛、足球赛或是电影什么的，就是不提有关女人的事，极力想使波普开心些。

波普的工棚里再也没有敲打的声音了，锯末也不再发出诱人的清香，几乎要变成一堆黑乎乎的垃圾了。波普开始拼命喝酒，我不喜欢他喝醉的样子，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朗姆酒气味，经常大声哭叫后又暴跳如雷，还动手打人，这些行为使他成为街上那帮人中的一员。

海特说：“咱们以前错怪了波普，他是条汉子，和咱们完全一样。”

波普也很满意这些新的伙伴，他本来就是十分健谈的人，对街上的那伙人总是那么和颜悦色，常常为自己以前那么不喜欢他们而感到不理解。好像直到如今他才找到自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。其实，波普并不真正觉得幸福，这种友好的交往来得太迟了，他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喜欢这种生活。海特竭力想使波普对别的女人产生兴趣，可波普却毫无胃口。

波普并不认为我还未到可以对我无话不谈的年龄。

“孩子，等你长到像我这么大，”他多次对我说，“你会发现一旦得到原本你认为自己会喜欢的东西之后，你就不再会珍惜它们。”

只有他才能说这种像谜一样没头没脑的话来。

后来有一天，波普离开了我们。

海特说：“不用问我就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他找他老婆去